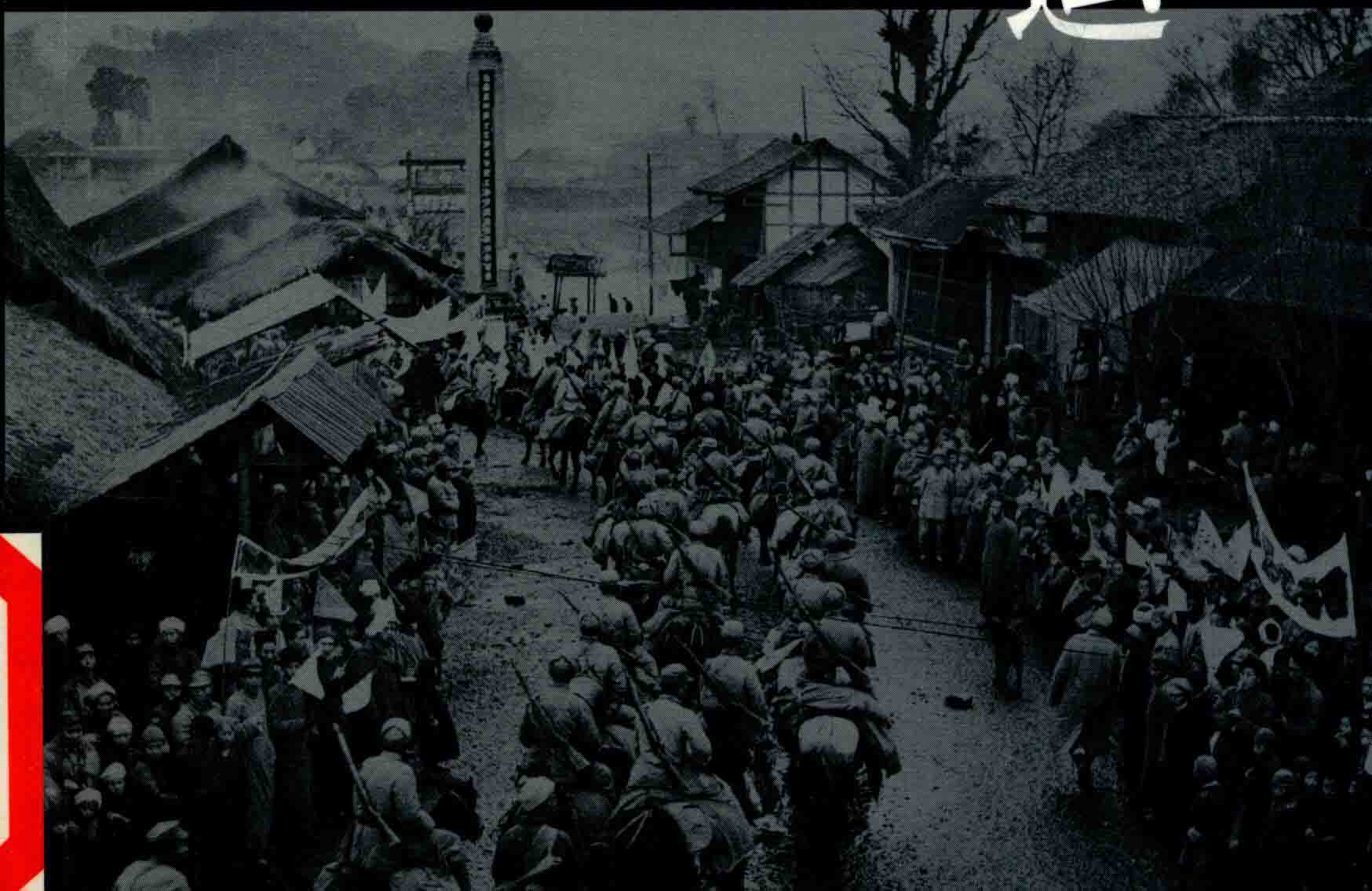


李菁 著

沙盘上的命运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沙盘上的命运

李菁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盘上的命运 / 李菁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
ISBN 978-7-108-05776-1

I. ①沙…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 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3860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康健 刘畅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261 千字 图 110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一寸河山一寸血

点燃战争：1937 年的卢沟桥现场 / 6

淞沪会战：中国的血与火 / 32

远征军记忆 / 70

1948：沈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 / 130

家国风云事

“九一八”前：溥仪的家事与“国事” / 156

张学良：“九一八”前夜与台湾的幽居岁月 / 168

1938 年：深渊边缘的汪精卫 / 184

曾仲鸣：纷乱家国事 / 194

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 220

李鸿：蒙冤 25 载的远征将军 / 242

刘文辉：“西康王”的浮沉人生 / 270

“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 283

落幕的政治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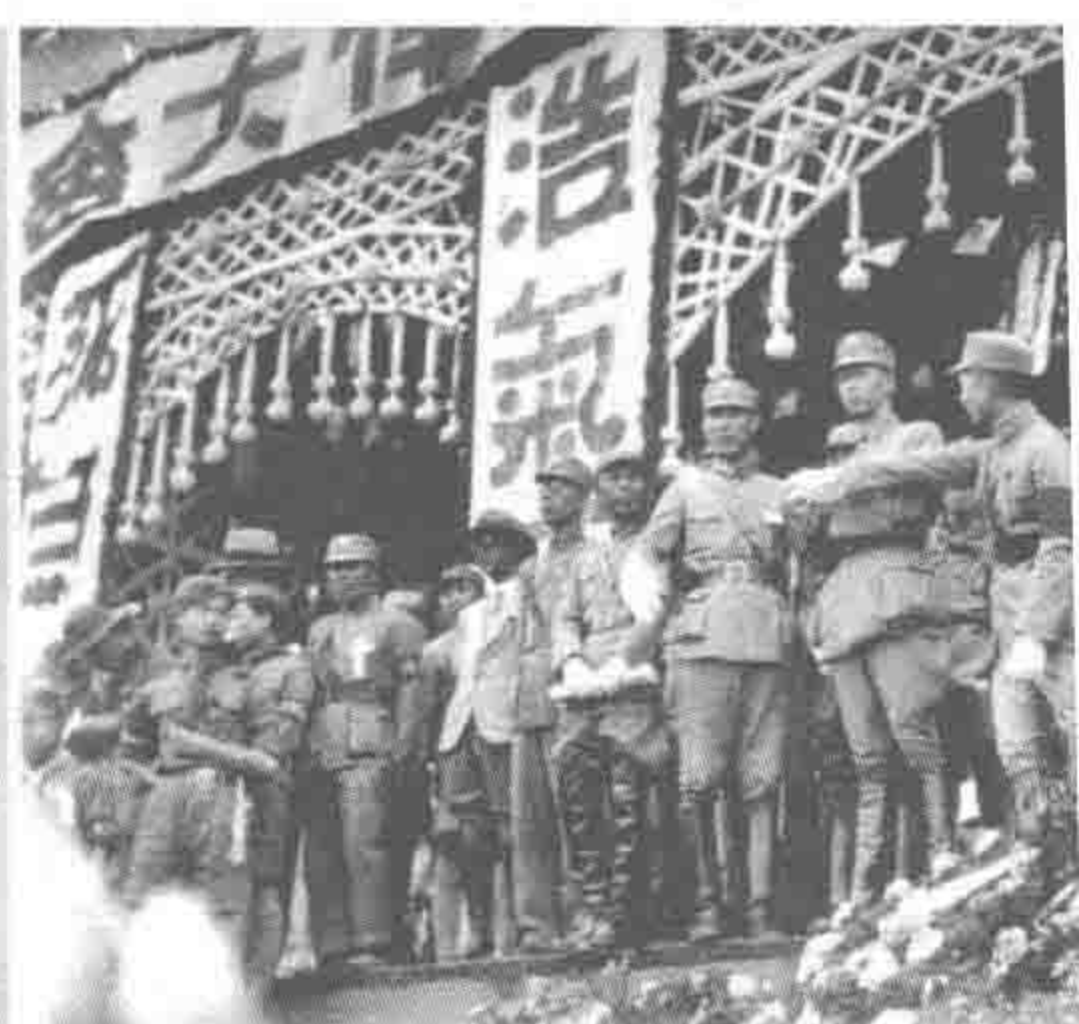
日记中的蒋介石 / 297

百年宋美龄 /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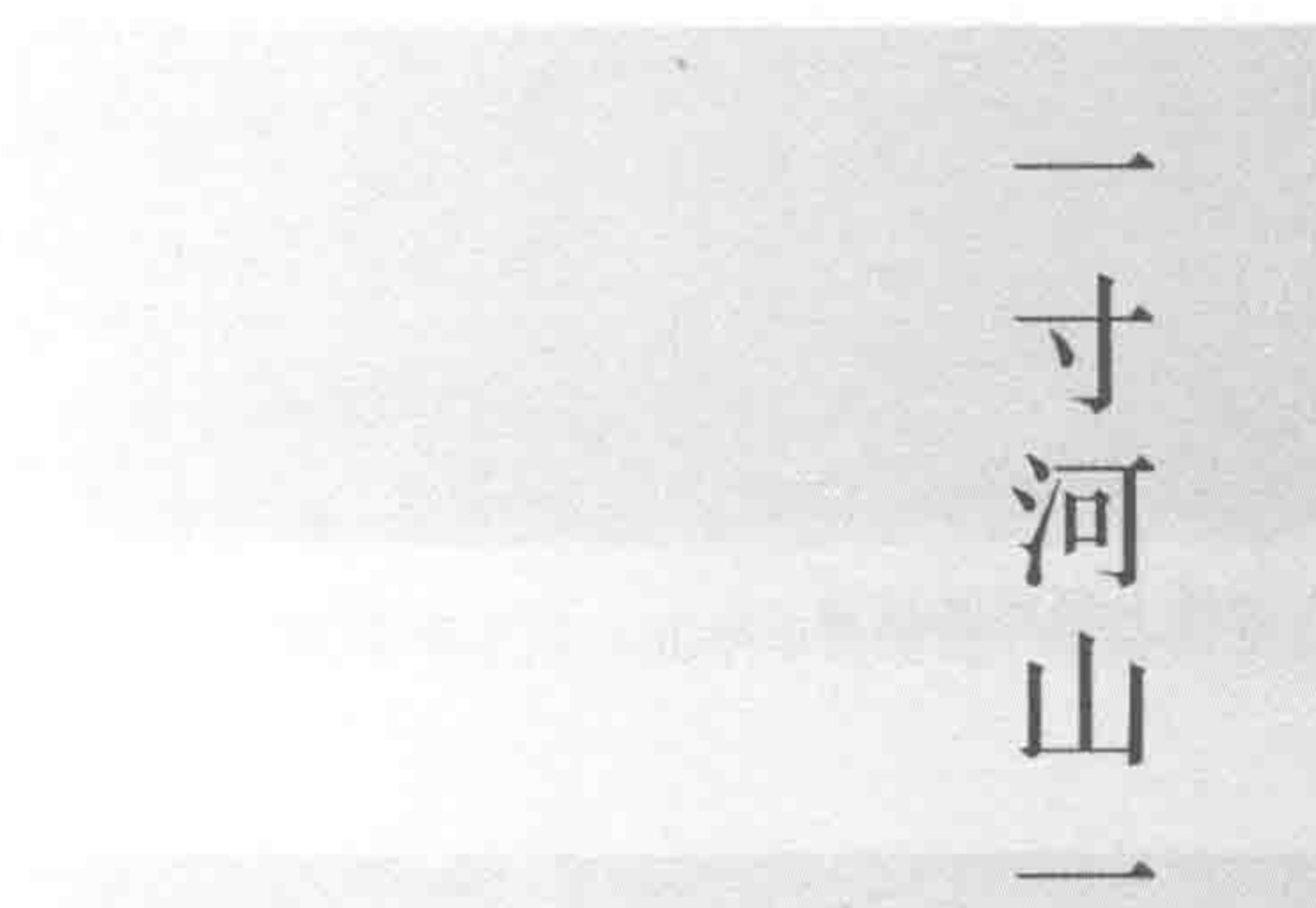
重返大陆的宋氏家族 / 335

孔祥熙：从民国“财神爷”到美国寓公 / 345

我的公公：陈立夫 / 366



一寸河山一寸血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京卢沟桥上玩耍的孩童



1937 年 7 月，宛平县长王冷斋（中）举行记者会，说明日军攻击卢沟桥的情形



1937 年 7 月，北平丰台附近，从高粱地旁经过的日军河边部队士兵



1937 年 7 月 28 日，北平南苑，日军德川部队军官在查看空袭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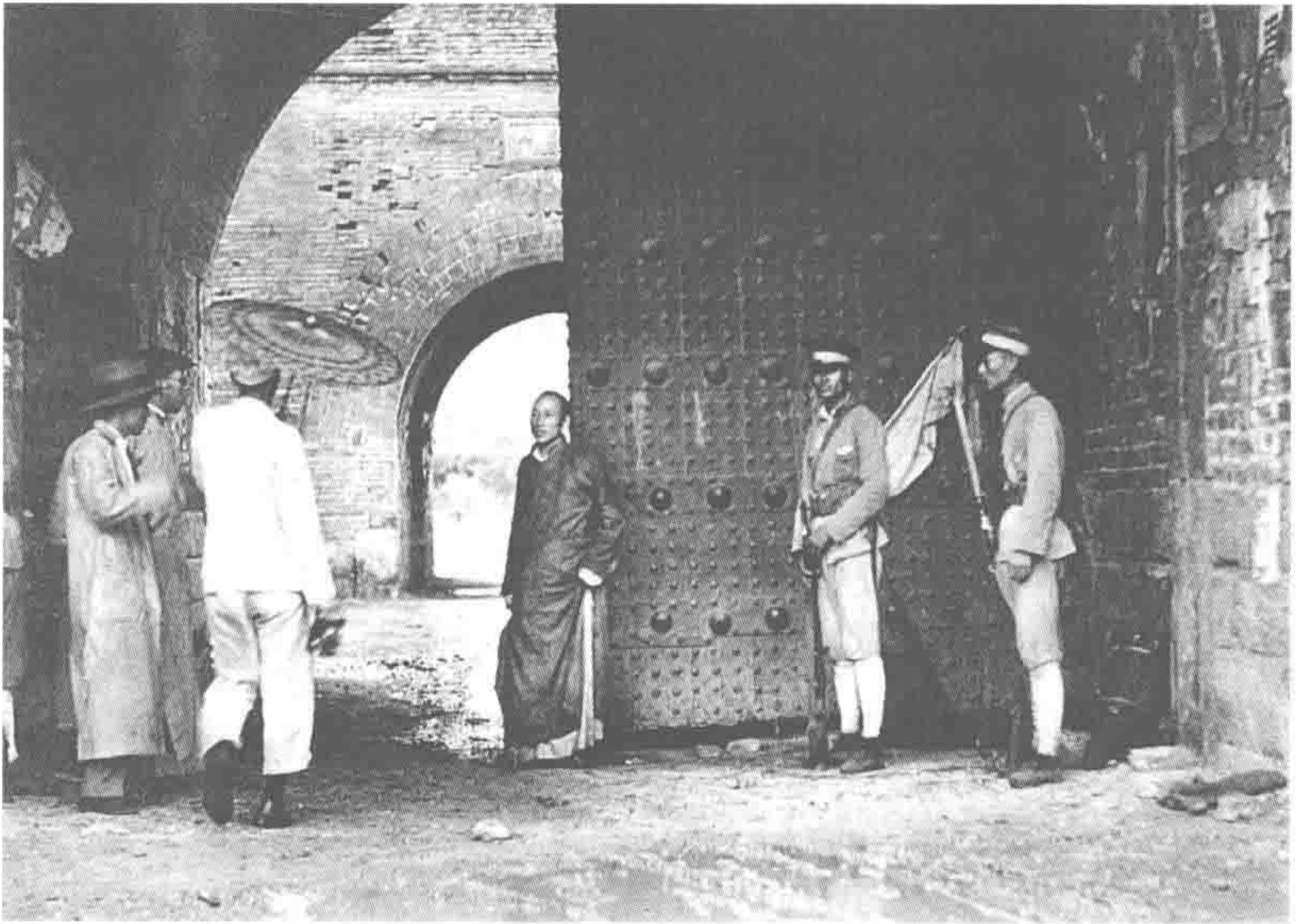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集中北平的日侨准备开战



1937年8月7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关于“七七”事变的报道。图为29军的一支骑兵部队，士兵们持步枪、背大刀在作战区域附近侦察



抗战期间，一名中国守军
与一名中国童子军的合影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宛平城门口警戒的中国守军和入城的民众

点燃战争：1937 年的卢沟桥现场

7 月 7 日 22:00 钱行之宴

也许是因为前一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雨，1937 年 7 月 7 日这一天的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热”。“寒暑表上的水银柱从大清早就直线上升，即使夜间也不轻易下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天的情形。

晚上 10 点多，时任第 29 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会议。当天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等二十多位北平文化界的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向其报告局势之紧张，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这些文化人对局势的应对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

44 岁的秦德纯是山东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先后效力于皖系和直系、投靠冯玉祥，后来又追随宋哲元。秦德纯虽出身行伍，却颇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因而一直被宋哲元所倚重。宋哲元成为驻守华北的实力派人物之后，蒋介石与宋哲元之间的交涉与联络，也多由秦德纯负责。

1935 年夏秋之交，秦德纯被蒋介石召到庐山。听完秦德纯对华北态势的报告后，蒋介石告诉秦德纯，日本眼下的侵略目标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

作战”，因此把维持华北的重责交给宋哲元。据秦德纯回忆，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希望宋哲元“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所以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可以“妥密应付”，南京中央政府一定会给予支持。末了，蒋介石又嘱咐秦德纯，除了宋哲元之外，这番话不要向他人透露。

秦德纯回北平后，与日方表面上的酬酢比以前增多，周旋各方，努力“维持华北”。虽然秦德纯因后来在“七七”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备受赞扬，但是在那个时候，身边许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和责难。苦于无法向他人说明真相的秦德纯，后来在回忆里坦承，“精神痛苦确达极点”。

可是这些隐忍与周旋并未换来安宁，尤其是在1936年日本增兵之后，中日军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每有冲突发生，日方必以“头号人物”宋哲元为交涉对象，使得宋哲元烦乱不堪。1937年2月，宋哲元以为父亲修墓为由，回到山东乐陵老家。这样一来，北平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秦德纯处理，他也更加小心地应对。

“1937年春天，华北局势忽而非常平静”，民国时期著名记者曹聚仁后来在他的《采访本记》里这样描述。联系到后来那场旷日持久而异常惨烈的战争，竟觉得“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转变。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随即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张冲，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不久，周恩来又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之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展开国共合作谈判。这样的局面给了曹聚仁以乐观之感，“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不过略显奇怪的是，应该最不期望见到这种局面的日本，似乎没什么特别反应。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

不过，还是有人从这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从华北出发去日本。临行之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钱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按照会议安排，第一期谈话会以华北代表为主，所以胡适等人在先期邀请名单里。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当时参加宴请的还有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益世报》社论主笔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等人。胡适后来回忆，他与罗隆基当时还因为一些看法不同而产生争执。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从这场钱行宴回来不到两个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就由津浦路南下，到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

时光拉回到1937年7月的北平，也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势。背景迥异的各派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7月6号这一天，今井武夫受邀出席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陈子庚的家宴。陈子庚的家在鼓楼附近，没想到宴会刚开始，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穿着中式长袍翩然而至。不邀自来的石友三显然是冲着今井武夫来打探消息的。他见到今井武夫劈头就问：“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武官知道这情况吗？”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追问石友三消息来源，石友三不肯透露，只关心保存自己实力的他匆忙表态：“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鄙人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未久就告辞而去。这位被讥为“倒戈将军”的石友三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二次背叛蒋介石，一直到1940年公开投敌，最终被诱捕，活埋于黄河边。

7月7日 22:40 神秘枪声

当秦德纯在面临中海的一个亭轩上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忧心忡忡地讨论北平局势的时候，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北平郊区丰台一带进行军事演习，而正是他们的军事活动引燃了持续八年之久的中日全面战争的引线。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1937年7月7日的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其实早在1901年，日本便已“合法”进入驻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外，条约还规定，列强们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

地方——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和黄村，驻扎军队，每国驻军不超过2000人。作为列强之一，日本当然堂而皇之地在北平、天津等地驻屯日军。这支军队当时被称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名为“中国驻屯军”，有1700余人，司令部设于天津，北平驻屯军总部在东交民巷。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不仅如此，裕仁天皇还亲自任命原第1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新司令官。“这支部队后来直接属于天皇指挥，表明其地位非常高；天皇将其司令官升格为中将，也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华北地位很重要。”抗战史专家、北大历史系教授臧运祜评价说。扩张后的日军，增加了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由过去的守备型部队转变为战略型部队。

《辛丑条约》里规定的12个驻兵地点里其实并无丰台。丰台位于北平南郊，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日军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战略要地。1936年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抵达平津，次日日本任命河边正三为驻屯军步兵旅团长，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第1联队驻北平丰台。日军在没有征得中国任何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即开始在丰台车站东侧建筑营房。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中国第29军不断发生冲突。

6月26日，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鸣笛，军马受惊，其中一匹军马奔入丰台正在建筑中的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前去交涉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起械斗。日方要求第29军向日方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并从丰台撤兵。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

1936年9月18日下午6点，丰台中国驻军第6连，在野外演习的归途中，与一个中队的日军迎面相遇，双方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牛少尉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一个中国士兵用枪托击马。

日军中队长当即下令包围中国军队，并扣留了前来交涉的中国军队连长，从而引起两军对峙。在日方的压力下，中方被迫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丰台两公里以外，19日上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向丰台增兵之后，日军便时常在附近演习，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回忆，“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中方已经数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日军允诺如有实弹演习，则通知中方。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有日本控制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武装，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有中国第29军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取北平，控制平津地区。当时，北宁铁路沿线已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如果卢沟桥为日军所占领，则北平就成了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扼守卢沟桥已不是保卫北平而是守住北平与中原之间的通道。深谙此义的日军的演习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人又出现在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前，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说明这次演习的主要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晚上7时30分，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起来。

22时40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枪响令清水节郎紧张起来，他马上下令集合，清点人数。这时他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有人称看见这名士兵进到宛平县城里。清水节郎感到失踪一名士兵是件大事，便立即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一木清直没有耽搁，又直

接报告给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之后，一本清直亲率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场，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7月7日 23:40 深夜来电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划破了夜的沉寂，刚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告别回来的秦德纯尚未来得及好好休息，便被电话惊起。此时是7月7日深夜11点40分。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和负责对日交涉的专员林耕宇打来的。他们告诉秦德纯，日方在今天晚上的军事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有人称见他进了宛平城，日方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的军警代为寻找。如果发现了这名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放下这个电话之后，秦德纯又立即打电话找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交代此事。45岁的王冷斋与秦德纯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曾做过记者的他1935年受邀到北平做事。因为王冷斋还身兼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每天晚上要到北平市里的新闻检查所办公，所以平时并不住宛平县里。接到秦德纯的电话后，王冷斋立即离开南长街的家，奉命来到日本特务机关部松井太久郎那里，交涉此事。在此之前，他命令宛平城里驻军营长金振中查询此事，王冷斋又让警察各处搜索，也没有发现所谓失踪士兵。

见到松井之后，王冷斋首先告知对方中方调查结果：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中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中方所发，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也一枚不少。可是松井仍然强调说，确有一名士兵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王冷斋拒绝。眼看争执不下，后来双